

两代特工  
十面埋伏

自己暗恋了十几年的女人,即将被自己最好的兄弟夺走,这种心痛让胡文轩差点儿吐血。

胡文轩拔出枪,冲到江静舟的宿舍里找他理论,甚至想和他决斗!士可杀,不可辱;朋友妻,不可欺!胡文轩要向他的盟弟讨个说法!

他没有找到江静舟,江静舟似乎失踪了,他被盟兄程鹏霖拦下。

胡文轩记得当时自己红着眼睛对盟兄吼道:“江静舟夺人所爱,不是不义气的问题,我敢断定,他一定是共产党!他这是在践行‘共产共妻’!”

15 胡文轩很失落

可悲的是,不但自己的盟兄怒斥了他此番话的荒谬和绝情,就连虞水蓉也向他直言:你胡文轩完全是单恋,我虞水蓉从来就没爱过你,我爱的是江静舟,过去就是,从来都是,永远是!胡文轩完全败北,他如同一只斗败的公鸡,沮丧、绝望。

转机似乎后来出现过,但事实证明,那不过是一场镜花水月。

半年后,双双到封正烈189师独立团任职的江静舟和虞水蓉宣布结婚。程鹏霖和胡文轩都收到了请柬。

胡文轩自然没去,他将自己关在宿舍里生闷气,却意外得知,有江静舟的亲戚来找。

当两个农家妹子打扮的年轻女子抱着一个一岁多的女童出现在他面前时,胡文轩敏感地意识到了什么。他驾车将两个女人和那个女童带到了江、虞结婚的那个教堂,亲眼看到了一场好戏。

那一刻,身着新郎礼服的江静舟吃惊而惶恐的面容,那两个农家女伤心愤恨的神情,还有虞水蓉的无奈与尴尬……一切都让他感到快意和舒畅,但是他的计划没有得逞。盟兄程鹏霖先出面安抚了两个农家女,紧接着,他又拉着胡文轩一起,将她们带离了婚礼现场。

胡文轩终究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在他和程鹏霖任职的军中招待所里,大哥接过农家女手中的孩子,塞

到他的手中,让他带孩子出去买点儿吃的。接着,程鹏霖关上门,独自询问两个农家女。

胡文轩知道大哥对老三一贯偏心,但是终究未敢违拗他的意思。胡文轩抱着女孩在街上转了一圈,奇怪的是,这个孩子和他好似天生有缘,一直静静窝在他的怀中,不哭也不闹。

这是胡文轩第一次抱孩子,这个眉间有着胭脂红痣的女孩,从此深深印在他的脑海里。他当时自然不知道,这就是他们养父女结缘60年的开始,只是女孩身上好闻的奶香味儿,给从未做过父亲的他留下了太深的印象。

他不知道程鹏霖用什么方法说服了那两个从湖南乡下来的年轻女子,她们很快就消失了。

程鹏霖对所有的人解释了这件事情:两个女子都是江静舟的远房表妹,因为在家乡遭遇兵乱,所以来广东投亲,他已经帮忙安排了合适的去处。

胡文轩自然不信,但是无可奈何,大哥就是他的上司,也如他们的家长一般。

程鹏霖随后将两个盟弟叫到一起,让他们当着自己的面和解,并发下重誓,此生不得因女人之事再起争端!大哥甚至放下狠话:以后要是让他知道两个弟弟为女人再次祸起萧墙,他就会用长兄的身份予以制裁,断绝关系。

从那以后,胡文轩和江静舟形成了一种默契,当着大哥的面,不再提及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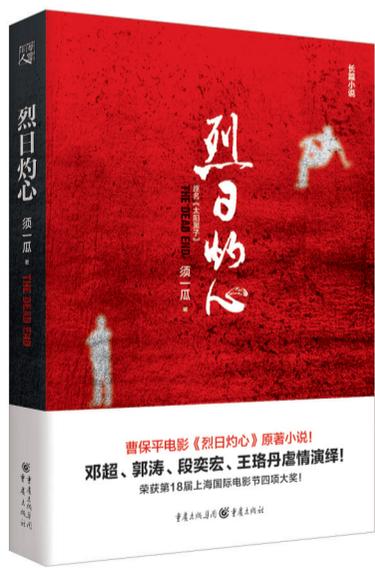
人的话题。这个习惯一直延续了很长一段时期。

抗战中期,程鹏霖在中条山战役中壮烈殉国,当时在上海分别从事谍报工作的胡文轩和江静舟十分伤心,两个人暂时摒弃前嫌,一同遥祭盟兄。胡文轩发誓将大哥的灵牌永远带在身边,每年逢他的忌日必会祭奠;江静舟则将程鹏霖唯一的后人——他的儿子程睿接到身边,将他培养成了一名情报军官。当然,胡文轩并不知道,程睿已经被江静舟暗中发展为自己组织的人,他如今也是飓风小组的四个骨干组员之一,和许若飞一样,成了江静舟重要的左膀右臂。

其实,当年江静舟和虞水蓉结婚后,胡文轩就时常暗中观察这对夫妇,他总有种预感,江静舟是抱着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接近虞水蓉的,一定是为了到虞水蓉表兄的部队任职,甚至是卧底,才会给虞水蓉这段婚姻。如果他的猜测不错,那么虞水蓉这个纯情女子就是上了江静舟这个“共党嫌疑分子”的当了,他胡文轩就要在暗中保护虞水蓉,随时解救她,帮助她挣脱江静舟为她编织的婚姻迷网。

不幸的是,他看到江、虞二人琴瑟和谐、如胶似漆,小日子过得和和美美的。他除了生闷气,就只能一个人关起门来喝闷酒。

(摘自《若爱重生·周旋1946》纳兰香未央著九州出版社出版)



闭目窥罪  
善恶一念

“你懂个屁!”杨自道咬着牙说。比觉知道,这是阿道极度恼火、濒临失控时的表情。比觉不再吭气,两个人一起走回病房。

“走吧。”杨自道对伊谷夏说,“我还要去捞面条。”

“那好吧,我也走。”伊谷夏对尾巴招手,“我会再来看你的,小尾巴,我太喜欢你啦,我会给你带更多的花!”

“别带!”比觉说,“医生不建议花卉进病房,有些花粉会引起心脏不适。”

31 内心的躁动

“哦,那……”  
“这个我会处理,谢谢你。”  
“那……需不需要钱……”

伊谷夏还没说完,就被杨自道拽了出去,在身子失衡之际,她没有看到杨自道和比觉狠狠对视的眼睛。伊谷夏看到的是,比觉微笑着说:“走好,谢谢你,请走好。”杨自道也微笑着,他拉着她边走边说:“需要的话,我会找你的,走吧走吧,我耽误太久了。”

尾巴的术后并发症,是在杨自道刚筹到1万块,大家刚松了一口气的时候爆发的。当时,辛小丰过来了,发现尾巴昏昏沉沉,小手特别凉,进而摸她的小脚,也是冰凉的。

辛小丰害怕了,轻声叫着尾巴,尾巴没有反应,辛小丰猛然觉得头大:小丫头死了?他跑出去找医生。医生过来一看,神色大变,立刻检查,发现小家伙血压极低,尿液很少。医生、护士都过来忙着,强心、利尿的药一起上,尾巴又进了重症监护室。这是一天至少要四五千块费用的地方。

比觉很恼火,他怀疑伊谷夏的那些鲜花是凶手,花还盛开着,他就把花全扔了。

凌晨两点多,在伊谷春管辖的警区内并列着的海峡双星大厦——厦门大厦和金门大厦的大堂灯火通明。受周边两个建筑工地的影响,大厦的进出通道设施及物业管理尚未到位,进出人员

混杂,加上金门一期的防盗门不够坚固,盗贼频频在这里出现。

四五个衣着整齐的警察和协警,在大堂深处。进出大堂的人都被要求查验身份证明。

一辆出租车开到大堂门口,两个30多岁的男人下车,一前一后进来,一个还在信报箱里拿了报纸,两个人正往电梯走去的时候,伊谷春和辛小丰走了过来。辛小丰请他们出示证件。

两个男人互相看了一眼,嘻嘻直笑,可以明显看出他们是酒后随时要摔倒的样子,但他们似乎在努力稳住自己,有些大舌头,两个人先后说:“台——胞,我们是台胞。”辛小丰说:“请出示你们的台胞证或者申报条。”一个黑衣男人摸着脑袋,问白衣男人:“你带了吗?”白衣男人笑个不停,连连摆手说:“喝酒,谁……那个……”

黑衣男人打着酒嗝,蹒跚地往伊谷春身边靠,伊谷春扶住他;辛小丰也感到白衣男人靠向自己,很快,一只手已经塞进他的裤袋,一大卷钱已经在里面了。同样的,伊谷春的裤袋也鼓起了一块。

辛小丰假装没有感觉,但看见伊谷春已经在一丝暧昧的微笑中,把自己口袋里的钱掏了出来,给黑衣男人塞了回去。他抓着黑衣男人的领口,猛力摇晃,说:“不带证件还想行贿?”

辛小丰在伊谷春教训黑衣人的时

候,把口袋里的钱也塞回了白衣男人手里,他推挡,钱掉在地上。伊谷春也看见了。辛小丰把钱捡起来,用力塞回白衣男人的口袋里,白衣男人摇摇晃晃地躲闪,辛小丰发现他的上衣和裤子的每一个口袋里都是钱,根本没用钱包。他忍不住又按了一下那些口袋里的钱,看上去是帮醉汉塞紧,实际上,辛小丰是在温习刚才很刺激手指的、很瓷实的、有钱的手感。从业这么多年,他第一次感觉到,别人的钱和自己的钱,好像也没有隔着天堑。钱啊,这么难又这么容易到手的东

西啊!伊谷春招手叫小丁过来,让辛小丰和小丁把两个台湾人送上楼。辛小丰和小丁下来后,看到伊谷春有点儿发愣,他机械地问:“住多少号?”小丁说:“A座3806。我操,他俩颠三倒四、醉醺醺的,找不到台胞证。”

伊谷春看着辛小丰,说:“你刚才闻到酒味儿了吗?”

辛小丰摇头。

“就是说,你也没有闻到酒味儿?”

辛小丰说:“没有,贴近的时候,隐约有点儿清甜味儿。说不定是昨天遗留的酒味儿。”

伊谷春眯起眼睛,轻轻点着头,说:“妈的,他们竟然醉得走不好路!给我记着这两个家伙!记着房门号。”

(摘自《烈日灼心》须一瓜著重庆出版社出版)